

花言峭语

李安的悠长假期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每逢华人大导演有新作上映，李安导演都会被捆绑在一起进行讨论，比如《第一炉香》和《繁花》上映时，他的旧作都被重新挖出来进行比较，导致我们产生一种他还有新作的幻觉，但定睛一看，他上一部电影作品，都是2019年的《双子杀手》了，这样的悠长假期，对于这种级别的导演来说，未免有点过于漫长。

不过，前几天，在他的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经典新版发布会现场，李安露面了，并且透露了自己的新动向，那就是，原来预期会在2025年暑期开机的新片《金山》，目前还在搁置之中。

《金山》筹备的消息，在华人世界，曾经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因为这部电影是改编自华人女作家张辰极的长篇小说《金山的成色》。张辰极生于1990年，出生地是北京，后来跟随家人移居美国。《金山的成色》是她的长篇首作，曾经入围多种奖项，包括2020年的布克奖。当然，这不是这部书受到李安青睐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这部长篇小说，书写的是上世纪华人赴美淘金的故事。这部小说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美国，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华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这样一部作品，在当下“IP热”占据影视主导地位的状况下，显然是不太讨喜的，但不论李安，还是华人观众，都对这部电影怀有期待，所以，这部电影的搁置，让很多人哀叹，即便是李

钱眼识人

《阿凡达：火与烬》终于公映了，这部科幻史诗巨制拥有庞大、绚烂、有力的羽翼，承载着顶尖电影团队和无数科幻迷的想象，它的挥动突破了电影“魔术”与现实世界泾渭分明的边界。与此同时，它通过三部作品超长片长的容量，某种程度上支撑起女性成长史诗的野心。阿凡达公主奈蒂莉与扮演者佐伊·索尔达娜，成为令人啧啧惊叹的镜像关系，从无畏的年轻女性启程完成长达16年的华丽蜕变（《阿凡达》第一部2009年12月16日在全球首映），她们都是3个孩子的母亲，无论在生活还是事业或者更深邃的精神领域都堪称独当一面。

今年3月，在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演员索尔达娜凭借女性题材《艾米莉亚·佩雷斯》中律师一角获得最佳女配角，她自豪地称自己是“移民父母的骄傲之子”，“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我希望如此。”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欣喜若狂，似乎比这位奥斯卡影史上首位多米尼加裔获奖者更明确地意识到，这个好消息意味着什么，一面技术一面人文需要有这样的世界级表演者完成精神黏合。索尔达娜当初在卡梅隆密集、大规模的演员试镜中脱颖而出，有幸

情人看剑

好莱坞名片《控方证人》年末登上中国银幕，票房突破500万时，宣传方专门做了一张海报，是玛琳·黛德丽站在法庭门外，朝内张望的剧照。但见她目光复杂，期盼与绝望，凄凉与坚毅，妥协与傲然，各种情绪交织，在那张标志性的脸上汇总，愈发彰显出神秘无匹的女神光芒。

尽管导演比利·怀尔德在片尾打出字幕，“为了保证美好的观影效果，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观众不要对外透露剧情”，对于这部拍摄于68年前的作品来说，剧透不剧透其实已不重要，影片最大的秘密，恐怕还是在玛琳·黛德丽身上。她一时无情一时有情，一时蛇蝎美人，一时又风尘侠女，跌宕起伏又反转不断的剧情，完全依赖于她彼时境遇与心情。她不是控方证人，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换作今天的说法，是不折不扣的大女主。也不由让人想起二十多年前，学者毛尖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那篇雄文，《照亮黛德丽的脸！照亮黛德丽的腿！》，后被收入《非常罪，非常美》一书中。这些标题都是献给黛德丽的荣誉花环。在《控方证人》里，黛德丽的脸与腿再度被照

亮。一次是在战后的酒吧里，她被醉汉包围，长裤被撕裂，废墟之中露出一截腿，另一次是在法庭外被民众撕打，她抱怨丝袜被英国人扯破了。既是万人觊觎，又是千夫所指，对她又爱又恨，这无疑是对明星命运的绝佳诠释。

细究《金山》搁置的原因，首先肯定是因为钱。当先，全球的电影市场同步降温，电影公司对电影投资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多导演开始无片可拍，或者资金中断，很多在几年前开始筹备，甚至已经在豆瓣上有了条目的电影，至今也没能问世。而李安导演之前的两部作品，不论是《双子杀手》还是《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票房都没能覆盖成本，《双子杀手》的亏损尤其多，这就导致电影公司对李安的下一部电影越发小心，即便投资，成本预算也不会太高。《金山》的预算是3000万美金，远低于《双子杀手》的1.38亿美金。

这是《金山》被搁置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继续深究下去，会发现，《金山》开机延期，是因为加州的税法。所以，李安在活动中也说了：“我很喜欢（《金山》）那个剧本，然后演员也都定了，其实我今年本来已经准备快要拍了，钱就不足，被叫停……我们在等加州新的税法这样。所以希望明年把它拍好。”

这个税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公众号《虹膜》的报道，为了增加就业，促进本地的产业，加州有一项针对影视业的税收补贴，但因为这项补贴的力度不够大，无法和其他有更大税收补贴的国家或者地区竞争，导致许多产业外流。于

阿凡达公主的镜像人生

运的成分，也有冥冥之中缪斯的钦定。在导演的设定中，纳美族的语言有部分西班牙语的元素，奈蒂莉戏份吃重，尤其是动作戏，卡梅隆希望找到一个不因为过高片酬占用特效制作成本，能够尊重和理解虚拟角色，能够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有耐心的演员。无疑，索尔达娜各方面的条件是最匹配的。在导演卡梅隆心中即便跟许多奥斯卡获奖者合作，她本人与饰演的角色无论如何都不逊色于这份长长的、荣耀的名单，他甚至觉得索尔达娜表演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一个依托电脑特效而生成的角色，赋予了真人细腻情感和卓越灵魂，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转变。在第二部《水之道》中，演员最艰难的一场戏就是体验奈蒂莉的丧子之痛，非常煎熬，如何建立联接，去对抗生命的消逝、毁灭的挑战，恰恰就是《阿凡达》系列中最激荡人心，保持一致的“母题”，是这个伟大故事的开始。在第三部《火与烬》中，潘多拉星球的黑暗传说拉开它狰狞、残酷的一幕，部落恩怨风起云涌，杰克·萨利与奈蒂莉作为家庭最核心的力量，要如何带领家人守护血脉相连的爱与希望，战胜狡猾的贪婪与疯狂的仇恨，是新的命运挑战。

又见黛德丽的脸

再度证明，在电影这个巨大的魔术当中，她才是舞台中央最大的那个幻相。

前一阵查找好莱坞华裔女星黄柳霜的资料，在电影《上海快车》里也发现了玛琳·黛德丽的身影。在那部电影里，黛德丽与黄柳霜一起演风尘女子，皆是外表冷漠、实则有情有义的乱世佳人。坊间时有这两位传奇女星的浪漫传闻，甚至被传记作者虚构过，但不足为信，倒也成为黛德丽先锋气质的又一注脚。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写九莉觉得母亲神秘，是“一个黑头发的玛琳·黛德丽”，又认为“三姑的腿比玛琳·黛德丽还要丰满”，足见当时黛德丽已成一种审美标准。到了李安拍摄电影《色，戒》时，不忘隔空回应，王佳芝常去的影院里，张贴有玛琳·黛德丽主演的《碧血烟花》海报。到了2025年，当黛德丽又出现在影院时，不免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是，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推出了全新的税收补贴政策，提高了补贴的上限。新出炉的名单上，《金山》在列，这部片子将获得约655.4万美元的抵免资格，也有可能更高，和这部片子3000万美金的预算比起来，这是相当大的一笔补贴。

《金山》之所以获得补贴资格，是因为它是历史题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年代戏”，这就意味着，它在服装、道具和场景场面的开始非常大，是一个“劳动密集型”项目，有利于增加就业。历史题材，特别是华人题材，也有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总之，《金山》获得补贴，是因为方方面面的考量，而不是因为导演是李安。其实，也是因为导演是李安，这个项目才有可能顺利提交。

不过，李安筹备中的电影，还有一部是传记片《李小龙》，从目前的动态来看，这部电影就遥遥无期了，甚至有可能无限延期。但《金山》的艰难推进也给我们一个讯息，那就是，电影这件事还可以做，可能会有各种阻碍，但也总能一点点推进，是所谓“事在人为”。所以，我们也不妨大胆期待一下《李小龙》。就像多年前，我们也是这样期待过《断背山》《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经历过失望失落，但最后也总算有所收获。

韩松落
作家

因为《阿凡达》这部科幻巨制，加上之前的《星际迷航》以及接踵而来的漫威女英雄角色（《银河护卫队》的卡魔拉），索尔达娜已经坐拥三大科幻IP，有媒体将这些电影的票房成绩汇总计算，给出了80多亿美元的惊人数字，而重要扮演者索尔达娜就成为令人心悦诚服的“科幻女王”。在传统的观点里，科幻电影会自动归属于男性叙事，但这些年来获得全球声誉的科幻IP，无论是“阿凡达”还有我们本土的“三体”，都毫不吝嗇将相当高光的情节与情绪交给了女性人物承载，证明了科幻与女性自有一番隐秘、紧密的逻辑关联。以索尔达娜为例，现实世界里的妻子或母亲甚至有色人种的身份让她必须克服刻板印象的障碍，但只有在科幻世界里这些标签的束缚是可以荡然无存，角色更关注于她们自己的来处、当下与去向，神秘的未知将允许她们疯狂、叛逆、冒险，创造机会并享受成就感。顶级科幻故事的浪漫，不能没有独一无二的女性。

钱德勒
媒体人

再度证明，在电影这个巨大的魔术当中，她才是舞台中央最大的那个幻相。

前一阵查找好莱坞华裔女星黄柳霜的资料，在电影《上海快车》里也发现了玛琳·黛德丽的身影。在那部电影里，黛德丽与黄柳霜一起演风尘女子，皆是外表冷漠、实则有情有义的乱世佳人。坊间时有这两位传奇女星的浪漫传闻，甚至被传记作者虚构过，但不足为信，倒也成为黛德丽先锋气质的又一注脚。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写九莉觉得母亲神秘，是“一个黑头发的玛琳·黛德丽”，又认为“三姑的腿比玛琳·黛德丽还要丰满”，足见当时黛德丽已成一种审美标准。到了李安拍摄电影《色，戒》时，不忘隔空回应，王佳芝常去的影院里，张贴有玛琳·黛德丽主演的《碧血烟花》海报。到了2025年，当黛德丽又出现在影院时，不免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长凤新
媒体人

早闻狄声

长短剧互卷 一种替身文学

过去一年，短剧与长剧在舆论场中常被视为一对如影随形的“对照组”。往好里说，不少长剧因借鉴“短剧思维”脱颖而出，也部分短剧以出挑质感被认为“比肩长剧”；但糟糕的例子也不少：既有短剧一比一复刻长剧的核心名场面，跟风之心昭然若揭；也有长剧粗制滥造，被批“取短剧糟粕、去长剧精华”。

这种互相对照、彼此较劲的状态，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短剧的强势崛起：在绝对的流量与红利面前，长剧再也无法忽视这个早已登堂入室的对手。

有人会说，短剧的成功，本质上是赢在“效率”，节奏快、冲突密，钩子一个接着一个，每分钟剧情都讲求更高的信息量。长剧若能借鉴这一点，恰好可以戒掉日积月累的“注水”习惯，再给有深度的人物、故事配上更紧凑的节奏、更极致的反转，观众自然就留下了。

然而道理易懂，实践却常常是东施效颦。近期陷入争议的《双轨》，最让人诟病的恰恰是“节奏”：本该细腻铺垫的爱意滋长，变成了无缘无故的“眼神拉丝”；本应极限拉扯的内心纠结，却成了无休无止堆砌工业糖精。表面上看，它学到了短剧的“敢拍”和“快节奏”，却丝毫无视剧情是否合理、人物感情有否铺垫、故事氛围如何营造，终究暴露出创作上的偷懒——用荷尔蒙代替爱情，以“发糖”充当钩子，穷尽所能掩盖不会讲故事、拍人物的大问题。

再看短剧，试图往长剧的路子上靠，背后大概有提高自身上限的渴望——不想再被大众当成“快餐”，而要当值得细品的“功夫菜”。从《家里家外》的真情实感，到《盛夏芬德拉》的细腻深情，短剧正在证明自己也能把故事讲得动人、讲进人心。

遗憾的是，投机心态总是存在。今年以来，短剧“抄袭”层出不穷：从头饰、服装，到台词、情节，利用时间差快速模仿长剧的案例屡见不鲜，甚至常常是在原作尚未播出时抢先上线。这类侵权之作，往往快速收割流量后迅速下架，“抢一单”就跑的心态随处可见。殊不知，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只是让短剧与“抄袭”“高仿”之类的标签牢牢绑定。

或许，无论短剧还是长剧，最不明智的做法就是在“替身文学”的蛊惑下，忘记自己，变成对方。那些真正叫好叫座的作品，无非是做对了一件事：在对方身上找参考，而后更坚定地守住了自己的根本。

短和长，从来不是衡量剧集好坏的标尺。回头看这一年热闹的较量，有些道理不言自明：健康的剧集生态，不是一种形态吞噬另一种，而是大家在自己的土壤上向上生长，有的锋利直接，有的厚重深邃。唯有共同守住“讲故事”的底线，才有可能为观众留下一个选择丰富、看得过瘾的时代。

常欣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